

繪圖筆生花

4-12-2



第十三回 無能婦誤信奸徒 樂道妻伏求麗質

假郎君斷臂生情 真女婿詞言受責

元宵過去已多時。未見春光到柳枝。四望空濛烟漠漠。一庭冷落雨絲絲。雖遇暖意水初解。尚費寒冰花較遲。已當斯時。暗韶半憐故裏偏結舊詞。各處情由椎按住要講到慕容小姐一嬌姿。

話說慕容小姐自那日文公子起身之後。老孺人病體日重一日。至二月初旬。竟奄忽長逝去了。

苦壞純娘哭斷腸。諸後事毫無設處。更悲傷桂姐年幼難為計。尚虧那老嫗忠心有主張。往城中請到秀才韓景范。照其照料。共相帮。文公子留銀雖有奉聞數這一向醫藥之需。半費將亦只得罄此勉為裝備。賢小姐傷心日夜哭親娘。資既盡。若猶長。主僕行看要絕糧。欲待相投姑舅去。又不忍拋親。遺骨在新喪。一飯參飯誰供奉。獨剩孤魂閉草堂。再四躊躇無可奈。只得是差其折桂見姑嫜。懇求贍助些銀兩。好搬去父母遺骸墓故鄉。

破報之意。一則求助。二來探探舅姑口氣。如若見容。莫了雙親。便好歸去。於是湊了幾兩盤川。打發桂姐前往。

僅見奉命赴江西。偏遇那一路兵荒世亂。雖是宸濠聲勢振。小家僮可憐。胆戰更魂飛。懷恐怖。發昏迷。進退無門哭又啼。欲待轉身仍退返。那曉得倉忙盤費並拋遺直苦惱。好孤悽。失措彷徨。腹又飢。無可奈何為乞化。窮途艱泊沒歸依。幸逢個仁人好善。憐其幼。留到家中暫止樓。折桂姐知不是路。從權只得滯行期。不言童子羈留住。可憐他小姐村中日望依。正在此危坐愁城。凝血淚。却誰知風波忽起。禍離奇。話說那景上花。有個表兄。名喚李夢周。乃是閑皮秀才。家壁四壁。生涯一無。專使走些豪富之門。說合些戶房田土。助庵興訟。於中侵取些利息。養贍家小。

景上化家頗裕饒。每多沾惠。把光叨。因此教背誦。娟多遍。奉行處相隨。不憚勞。景上化前有助農村裏去。李夢周亦曾同往。先多承歸來。嫁美佳人。想出欺心計一條。近日手中多拮据。思量在純修身上。卜財必敗他。獨處孤身女也。何妨騙局。今喬做一遭。心下安排存毒意。便去媒婆行裏探情苗。

原來那媒行裏面。每處多有些山東北路的行戶下來。採買美色。去做粉頭。開妓館。做生意為業。

只為那北方婦女少。故此常來南路尋。店裏純娘該倒運。因而教夢周適遇這班人。當時便與媒婆談。託託家中婢長成。遣客。因其窘。追欲將轉賣。博餘金。十分美貌。針工巧。識字通文。各樣能。若是媽媽有買主。不多價值一千銀。媒婆聽說心歡喜。多謝官人照顧。乃以此言通貿戶。眾道子。思量一相事方成。夢周便說多容易。自領人來到小村。同亦迎歸茅舍下。李生門外扣身傳。便對那縣人道。此婢自知我要賣他。大不願意。終日啼哭。因着個老婆子帶他住在此處。善為相勸。那婢子身穿素服。乃因其母新喪。故也。你等進去看時。只說認錯了門戶。悞來的。休說這緣故。道我在外。

眾人答應已門推。那老嫗裏面抽身出外窺。名姓不適。擁入李堂驚訝。女娥眉綠素膚。出靈蹕。么喝連聲問。是誰衆客一觀。牛少女。留心細看。話無回。但見那佳人果具美丰儀。淡雅梨花面。玉頤脈脈。幽姿閒自在。嬌嬌玉質俏相宜。翩翩袖下葱枝嫩。冉冉裙邊蓮瓣移。雖服絢麗無美飾。頗多素態似仙姬。衆人當下端詳畢。一笑同身走似飛。到把純娘渾說異。忙着那媽道。問是和非。一夥人誰知早已齊行遠。覆上佳人驚又疑。

老嫗道。那幾個人好像不是此處的。想必遠方初到。走錯了門戶的。也不可知。

純娘點首不開言。早又時交日影偏。忙去靈前焚香帛。一樽村酒奠慈宣。悲切切。淚漣漣。陣陣傷心意自酸。哭泣多時方拭淚。媽媽相勸女嬪娟。稍須用點黃昏膳。老嫗廚中收拾完。關好蓬門同入室。純娘雖則上床眠。回思老母多傷感。又念良人遠掛牽。分手旋看交兩月。魚沉雁杳信虛懸。未知得步青雲否。那曉身軀近可安。前着媽媽城內探。據云金榜已名題。奈何莫辨真假。不見泥金喜傳帖。一向兒夫情義好。到京中自應慰我寄書。莫為寂寂無消息。莫不文園疾病缠。水遠山遙千里隔。令奴日夕苦憂煎。往人只記從前愛。怎曉擅郎近改遷。丈少霞。一自猜明喬扮客。這一向魂勞夢想日纏綿。那還記得村中女。久已忘懷撇半邊。卻負純娘空注意。此宵中憂思直至四更天。方咤合眼睜睜看。忽聽得勞拍之聲轉戶喧。震响渾如擂鼓狀。驚醒了佳人香汗一身沾。不知何故誰來到。急喚媽媽快起觀。老嫗夢中驚亦醒。抽身急急把衣穿。鞋兒脫了從床下。點火持燈到外邊。

將門開啟。只見七八個人手執燈籠大把擁着。一乘轎子。重然而入口。中說道。咱門是京裡文老爺打發到來迎接夫人上任去的。不識夫人在那方。老嫗快些引見稟端詳。要得知文爺今已為官了。差我等特接夫人到帝都。一為獨居多寂寞。二為家眷住荒鄉。咱門奉命兼程至。快請安排就來裝。老嫗當時聞此語。真個是又驚又喜又匆忙。再造化。謝天答天。喜連聲喊進房。

阿呀。小姐可曾聽見麼。恭喜你姑爺已高發做了官了。打發人來迎接家小哩。

可喜千金福氣濃。居然已是一皇封。嗟吾奶奶孤寒命。先病歿難靠閨娃。去享榮。老嫗言時歡腾躍。賢小姐驚喜喜改常容。詳就裏。詢情衷。雙合春尖謝上空。

阿唷。謝天謝地。可是真的麼。

老嫗欣然道。不虛。來人已入內庭除。真雀躍。草狐疑快快抽身出外觀。小姐聞言忙急起。烏雲挽好整衣襦。携燈閒步來堂上。太夫人齊將主母呼。仍照前言為稟告。純娘亦喜亦躊躇。重詰問究竟。株焉甚。相迎不帶書。

衆人答道。只因老爺偶沾微疾。不能執筆。故命口傳喜信。小姐又問。采芹何在。怎不同來相接。答言芹叔他老爺貼身服侍之人。離開不得。故遣小的們來的一般。同是家奴。何分新舊。夫人不消疑惑。

小的雖俱新上班。頗承家主腹心看。並皆親友為相薦。敢誇說較比。許哥不好顧。若是夫人還不信。到京相會。自知緣。說完抬進青幃。輪夫人就束行裝。莫父。小姐時間雖喜悅。見其逼迫又為難言。且緩。莫相催。何故忽急這般。須待天明方好走。此時只好四更鬧。

當下諸人一齊笑道。真正夫人未曾出過遠門。上路之人規矩。是起五更走的呀。

不是奴才胆敢催。只爲那老爺叮囑有千回。道言主母年輕婦。久處荒村不像規。文氏簪纓稱世族。恐其誘毀辱門楣。更還有話相交代。儻若是主母遠巡命有違。便放我們空自近。任夫人終身住此不迎歸。現在是招親不告高堂。怒又何得顛倒由之命不隨。已捷高魁官翰苑。怕什麼續絃少了好姻。眉眾人言訖。齊齊笑。莫公純轉禮心。一陣悲。

咳罷了罷了。總是奴家貧貌陋。故使丈夫輕看。

我與他半載雖是慈慈和偶。逢取笑亦言過。道斯門戶真淪落。評我姿容非俊娥。自古男兒心易變。到不要果真欲斷舊枝柯。因差奴僕來相探。看我行爲是若何。假使相迎遲不去。那文君定然另有緋縵離。

不錯呀。只怕是這意思。

想罷回身走進房。便呼老嫗密商。若然就此登途去。怎忍棄老母新亡柩在室。假使遠巡權且緩。又恐怕民人心變。乘機擾。更恐他往。一去無消息。究不知。富翁姑是甚腸曲。質衣裳行看盡。蕭然四壁泣空囊。徒懊悔。枉悽惶。到此終須難忘。說到其間多。古功德。遺珠淚落雙行。當時老嫗忙相勸。小姐寬懷慢感傷。既是姑爺差僕接。自然要去到京邦。夫榮妻貴固圓夢。好教那主母亡靈夙願償。棺槨停何所碍。你到京夫妻會面好商量。待其告假榮歸日。順便就搬取雙親葬故鄉。等後來。小姐承蒙生子女。那時即外孫亦可繼香火。真乃好寶物。良苦得個富貴榮華一世揚。戀此亡柩非了局。豈不怕姑爺忤意。心腸重。婚另娶豪門女。那其間。小姐難如趙五娘。她是個正娶明媒能奪理。你是個無憑少証。怎商量。雖然有母爲婚主。卻又娘亡誰主張。老嫗妝前言始畢。賢小姐登時決意入京邦。忙檢點。恐遺忘。諸物將來。疊一箱。且喜寥寥無重累。止不過隨身幾件舊衣裳。更連被褥梳妝盒。片刻無消已。收拾完時。梳了髻。便呼老嫗下廚房。屋中剩有餘糧未倒在胡床量一量。約有五升多幾合。暗思。般此衆人根。自家送入厨房去。收鑿。帮他老嫗忙。夜半家貧餽饌缺。純娘含愧欠排場。想他們遙送千里來迎接。一飯相留是所當。余忙中無一物。必被人笑。奴貧窘面何尤。懊惱一會誠無奈。只得取小菜將來與眾嘗。雖則教醉翁之意不在酒。諸驕子飯來落得且充腸。

當下衆人飽餐一頓。便催主母就動身。小姐進房洗了面。換去孝服便出來。拜別孺人靈座。

穿着那黑布裙兜。藍布衣。畫前叩別。放悲啼。女兒不孝休嗔怪。一旦長行把母離。只爲疑難無可奈。今日裏從權。只得去京畿。到都中。與夫商議歸來日。好搬取父母遺骸。葬祖基。拜倒哀哀成大慟。衆人着急就催促。

阿呀。夫人哭兩聲。莫了罷。天不早也。

催促連聲。衆口譁。純娘立起掩淚。忙似箭。亂如麻。大眾齊將行李。于是佳人身入轎。天生愚魯少才華。直於上轎方想起。着急連聲喚。老嫗你要隨奴爲伴去。可把這雙扉鎖好。託隣家老人答應方收拾。衆多人一口齊稱不用。他也是丈翁臨別囑切莫帶盤踵。老嫗到官衙都中自買青衣婢。僕婦丫頭儘有住。

厭惡他這拖臭滿滿眼淚的老婆子。叫不用帶去。留他在此看守老奶奶靈柩哩。夫人去罷。話未完時，轎就抬。純娘此際怒嗔懷忙啟口。把言開。快把魚軒駁下來。要得知奴是單身年少婦。卻何堪長行共你眾奴才。無體統。涉嫌疑。奴卻是此命難道要彼陪。如若不容攜此姪。拚得個奴今不去到京臺。當時小姐吆呼住那夥人似啞如聲只顧抬。電閃風馳行得快。早已是一轟抬去女裙鉤。轎中小姐悲兼怒。暗自嗟吁。把淚揩。只怨家貧無勢權。因而受侮。衆官差將奴看得如兒戲。規矩全無。硬主裁事到其間。難理會。思量且等到熱台。告知夫王同評理。這樣行為可是該慢表佳人心下想。且說那村中老嫗獨凜凜。多年主僕相依。慣忽爾分拋。怎放懷見此如飛蜂推去。不禁好笑又疑猜。

你看這一衆豪奴太也欺人。過於不成道理。不帶我。到也罷了。如何抬起轎子。就像乘也是的。話也不容囁嚅一句。就跑去。我已年將七十餘。時常多病。犯瘡虛止。緣心熱忠於此勤操作。磨折行看老命無。跋涉風霜經不起。路迢迢。那能隨去到京都。聽此諭。正猶

極。喜他們不帶吾。

我想這城內有兩三家富戶的相公。小姐都是我少年乳領大的。每常招我去過。我因為撇不下這邊孺人小姐。故不曾去得。今既主母身亡。小姐已去。剩我一個人獨住此閣。做甚。正好投奔他們家去了。此殘年。

想得心中主意高。登時檢點打衣包。無非破碎零星物。幾件衣裳被一條房內忙忙收拾畢。畫前作揖。把香燒。言祝告。話勞叨。佑我殘年體耐勞。以便到來勤照看。請主母安心放意。在陰曹。好尋老主相依去。莫在此獨居空房難寂寞。祝畢。背包來出外。重重門戶掩松篆。雙扉鎖丁央隣舍。早晚相帶煩眼瞧。鳴罷之時。城裏去。自去投向時熟識里中豪。話來。按表忠姪事。再把奸徒叙一遭。

話說那李夢周。將慕容小姐賣了八百花銀。與衆行戶做成圈套。騙得小姐動身之後。怕人發覺此事。自家也即望春離鄉。潛往杭州。錯刺瞿前門下。做范片去。

狗彘豺狼勢利文。翟耀前倚為心腹。漆投膠。奸共濟。幸偏激。得意洋洋法網逃。表過奸徒留後說。眼前仍叙女多嬌。魚軒抬至官河口。慕容純下了舟船。櫓便搖。扯起風帆。飛似箭。但觀波浪湧。滔滔佳人獨坐中。艙裏那夥人分往前艙及後艙。小姐避嫌。門緊閉。逢聞風景不觀照。衆人也不多開口。生怕洩漏機關。惹禍苗。且待到家再說。破那時節。怕他不做倚門嬌。這般一個娉婷女。從今後。車馬盈門生意高。漫道千金身價貴。這女子不愁十倍本錢撈。因面曲意多殷待。一日三餐。具酒餚。恭敬果然如主母。純娘見此免心焦。

衆人一路。又買了幾個少年女。對小姐說是主人命帶的了。環就叫他們與小姐作伴。賢小姐更加放意不疑。渠止有朝朝計路途。這一天行來已抵山東省。泊舟船。稟告住人。搜趕虛。

說是已經到了。請夫人收拾停當。輪子就來迎接。小姐年雖二十九。可憐僻處在荒郊。那知水面程和路。怎曉京師近與遠。當下一聽。船已到。到不覺。春風喜展翠眉梢。忙將行李安排好。衣服。金冠茶一包。整頓裙衫匀粉面。烏雲挽得亮如膠。隨身便服。更換收拾完時向外瞧。

只見衆人一個也不在船上。暗思想必都去稟報主人去了。

正在思量。轎已來。大家催促莫遲。換移素履。拂輦墊。跨出簾門。整整欽坐。入魚軒簾放下。與夫擡起上河座。其餘幾個裙釵女。也坐肩廡隨後抬。那班人開船。舟行李起一轟而去。步同隨登大道。走官街。進得城門。及己牌。

早已到了一個大門。魚軒入去。直至裏邊。廳上方錢歇下。

幾人走上打湘簾。小姐抬身慢款蓮。女子於時都下轎。早見那內中接出數妓嬪。披綺襯。貼花鉢。一個個白粉濃塗口抹胭。此際純娘渾說黑心中不解。怎根緣未若到此無多日。難道就如許放縱盡作偏。自謂品花高眼色。這班人姿容未見在奴先。止無非塗脂抹粉妝華服。算不得出格超羣絕代妍。小姐詳思含笑問。汝輩的東君想必在高堂。不知諸位何時到可引奴家到裏邊。

當下眾女子聽得此言。俱各笑而答道。姐姐請進去。就曉得了家裏。今日沒有東君。或者明日就來。也不可知。

言訖。般勤向裏邀純娘。此際好心集怪。他稱喚輕而侮。聽彼言詞蹊丈蹠。富下聲肩不再答。忙移蓮步入廳裏。

剛走入屋內。見屏後走出個花面虔婆來。向眾女子道。你等怎不陪這新來姐姐進去。坐在外邊做甚。

口中說着看純娘。誇贊花容比眾強。從我此家興旺矣。這品貌纏頭可博滿裝箱。虔婆言訖多歡喜。忙讓佳人進內堂。幾句話驚了純娘心。恍悟直嚇得魂飛天外。如霜忙動問。怎行藏汝等之言我不詳。此地究為何所。住的是誰家春口集。羞答因何冒假將奴接。是甚奸人。起不良。小姐說時顏變色。那虔婆微微一笑告紅妝。

小娘子不要動惱。且聽我說。

此係山東之省城。老娘開館作營生。司春院即吾家號令。省馳名誰不臨。只為近年佳麗少。故從南路買婢婦。由來你乃夫君出。我費千金。換一人。至若其中諸曲節。老娘一概不知聞。當時媒母言無異。嚇壞純娘呆了神。半句話俱回不出。面如土色。決如傾。默默良久方開口。說了句。身契何來可有憑。

虔婆道。既是買人。自然有契。誰哄你不成。

言訖。忙呼一女郎。取來身契與他詳一來。也使其心服。二者明吾非拐將。女子應聲忙入內。須臾取到遞。純娘接過來觀看。真係文書

紙一張。再驗中間諸字跡。却果然署名文炳買妻房。

你道那奸徒。既是詐稱小姐。乃伊家之婢。怎又將文炳出名。只因想出其中利害。怕弄出禍來。故商之售主。自己却肩。竟罵名文炳。因不告而婚。娶得外室某氏。其人名既未正行。多失德。為堂上難。客家門所不齒。錄故此鬻之。兩從其便。那山東人是勇悍成風。最不怕事。只圖此女容貌出色。求之不易。所以也就憑他做了。

當下這小姐從頭為看完。只氣得銀牙咬緊。跺金蓮。容失色。口難言。竟不覺一霎昏迷倒地。聞吃嚇。衆人忙掀起取火種。烟煤薰。救叫連連。悠悠半響方甦醒。放悲聲。跌足捶胸哭叫天。

阿呀皇天呀。皇天呀。我純慕容好苦命也。

自痛椿庭喪九泉。撇下了伶仃母女。好淒然。宛如敗葉隨流水。倚賴全無實可憐。幸遇那老嫗忠心扶困弱。方能夠勸攻針指博微錢。聊度命。強承歡。我那時不死多應為老嫗。似這般苦苦無非延歲月。又誰知去春邂逅遇賢英。遵母命舉姻緣。卻喜郎君才貌兼。半載琴瑟欣和合。只說是此生有託兒憂無到今春。求名無奈分拋去。又遭逢喪母傷心更慘焉。無力搬靈歸故里。枉剩了。朝朝血淚泣茅檐。正當悲苦無方法。喜聽良人捷報傳。卻不料苦命天生隨處厄。那郎君忽啟心變棄前緣。

阿呀文少霞。你好忍情薄倖吖。

便作是奴家貌陋不如心。我倒也情懷閨房置麗人。卻因何。一旦公然將我棄。好一個無良禽獸敗人倫。多姣哭。罵聲聲恨那旁邊走過度婆。辭勸云。

小娘子不要哭了。但凡婦女遇了這樣沒情義的丈夫。也沒法的事呀。不用傷心不用愁。我這裏雖然卑賤。卻風流衣錦綉食珍饈。不亞豪華富貴。你具如花容貌美。那怕少玉孫公子兩情投。機巧慧愛嬌羞。管取你享福終身樂到頭。百歲光陰俱過隙。到休教自家枉貞好春秋。度婆言訖。迷笑慕容娘緊皺雙眉道事由。

阿呀這個斷難從命。

忝在儒門不算低。詩書幼讀習閨像。如執玉那沾泥。豈逐桃花柳繁飛。雖被鳥情狼子棄。止無非。拚將一死命歸西。怎能夠苟安於此忘廉恥。萬古千秋把其遺。不羨他。敢澤風流諸艷妓。顧他效襟懷清潔苦貞姬。純娘說罷悲哭立起身來。整整衣袂向階前為撞死寡妓女連忙扯住勸齊齊。

阿呀姐姐有話好說不可如此咁。

既已將身陷此中。這也是桃花豔然命遭逢。休執性要通融。你便作拚此殘生也是空。枉貞佳人遺苦記。有誰知道妻清風。何如且作從權計。這一生到也風流樂事濃。自古來並係良家富樂戶。難道說有何娼種作傳宗。度婆聽此深言是。盡勸多嬌且曲從。待過三年并五載。擇一個風流子弟大財翁。那時亦可從良去。一樣榮華受誥封。况復婦人為守節。皆因夫主特情鍾。汝夫業已將妻葬。又何必伏守冰霜不轉通。你既一身無所主。自須聽勸莫愚蒙。此間姊妹多多少少不得。例看承骨肉同。異口同聲齊解勸。七張八嘴一窩蜂。詞鋟筆詰重商量。無奈佳人耳若聾。搖首連連惟哭。泣真個是心如金石化難溶。聲聲口願拚將死。斷不身為賤役充。激得度婆生了怒。欲施刑法逼。純娘拚死何曾懼。惄恨度婆悶在胸。

富下眾女子做好做歹。勸住媽媽。便把小姐拉入內中去了。安置其中一空房。着人看守。勸紅妝多嬌立志如金石。不顧求生只顧死。為有監看難覓。死竟學了。鬼附之志守冰霜。不沾水未剛三日。此際度婆看了。心理怨富家經手者。為什麼花錢買此拗婆娘。非惟不肯來從命。已經是三日無沾滴水矣。

倘若弄出人命來。却是不好。你等可想個方法轉脫了。這強盜罷只是不可折價方妙。我留心代察觀。不道剛剛湊巧。違管放出脫這冤牽。

事到不難。只怕一說就成。但是怕那女子到了撫院衙中。將這情節直說出來。這關係卻也不小。

度婆聽了皺眉頭。難道說枉把千金水裡去。左右為難無法處。將何安置這妓女。算算妙計。想良謀。忽爾生歡道事由。

有了有了。不妨。不妨。我那裡有合算的瘡哩之藥。准他些。就不能言語了。這到是個妙主意呀。

度婆言訖。面赤於趣子連稱話不差。認定之時忙就去尋着了。做媒六嫂告知他。

只說是從南路買來的一個女子。十分美貌。只因不肯入籍。故將轉售原價一千二百兩。便少些也說不得了。

六嫂聞言。喜極揚忙來妓院看妓娘真美。說果端莊。這女子北地何方去覓將。看中之時多喜悅。准備着媒金可得小財看。出來便對度婆說。人是姿容果出常。

只是價銀恐不如數。好像是個二水。度婆道。這到不知。但憑六嫂斟酌玉成便了。

六嫂相辭即轉身逕往撫院找家人。此言暫按椎休表且把那謝府千金逐一巡。

話說謝繁才小姐自接姜郎連捷狀元。并救出姜公父子的喜信。芳心頗慰。卻又觸一樁心事來。反動了愁思。

愁的這妻即見父。又登瀛再相逢。未必閨房尚掛名。夫欲尋歡妻好道。那能彼此同心。調錦瑟。鼓瑤琴。擾我清修。懶外人。此事卻放何以處。要預預購一傾城代奴之職。承巾櫛。或異妻即諒下情。小姐芳心存主意。因將告與非堂親。只言侍女多粗鄙。教習曾無通一經。異日揚歸夫宅去。伊家風雅似康成。相形恐為諸姬笑。要買個美貌聰明婢子。身死轉慈懷。從女意謝太太。立將此事諭家丁。

因此謝府家人便向城中幾個媒婆處尋訪美貌聰明女子。

其時六嫂到衙中尋見家人告此衷。相約同來妓院觀。果是美花容。出來是乃同六嫂。評身價。嫌太高昂。未相從。作別媒婆言。再謀到府內稟知王母。一皇封。訪着個裙釵美貌。真教好。只是嫌其價太豐。草率大人猶未語。旁邊小姐笑溶溶。舒柳黛。啟櫻紅。便向家人諭一通。千金易得。一笑難求。既是上好的人品。這價錢卻也不多。你去與之斟酌說定。我是必要買的。夫人嫌貴。我自將整箱錢出來付給便了。階下家人答應知。夫人難好拂妓兒。開言也對家丁說。可去成交不用遲。講定價銀書了契。好生妥辦莫參差。領將此女吾觀看得中意。多少身錢不在斯。若使其人無值。此那時定奪再為詞。家人答應回身去。直等到花影斜。下午時分。報家人來到了。一肩小轎。早嫡婆侍兒僕婦爭觀看。簇擁純娘到內。辨可惜佳人遭此難。一言難出。淚如綠炭了。環引他見禮為參拜。慕容娘只得從頭把禮施。小姐夫人皆諭悅。擡頭觀看。怎樣有恁花枝。只見那佳人生得果嬌媚。面似梨花柳似腰。翠黛長。分雙柳葉。朱唇一點小櫻桃。容雅淡。體條苗。雖不傾城亦算高。母女看時齊讚好。莫夫人回頭再把雪仙瞧。若將吾女同相比。自然是這個裙釵迷綠毫。固婢娘葉薄甚。須知淪落相中招。心中思想將言闇。

喫過紙娘詞一遭。小姐可憐難答語。只落得眼含珠淚把頭搖。大人此際渾難解。謝氏千全心顛。傳喚家人來詰問。這女子方纔身價可全交。

家人回稟。方纔此女一到。夫人小姐讚美之時。其人在外邊等著。見無甚說。小的已允與他去了。夫人道。這女子容貌到也去得。只是怎不會說話。難道是個啞子不成。家人道。這個小的却未留心。若與反悔。豈不又費唇舌。

家丁說着。皺雙眉。卻好那撫院行來進內。見此裙钗忙動問。何如如此一城眉。夫人便乃將情告。這女子買與嬌客住綉閣。伊為諸壞無稱意。要一個如花侍妾作相陪。謝公聽此將點頭。一笑微吁。把話回。

咳。夫人婢美妾嬌。大非閨房之福。古人所言其實不謬。

婢女無非俊便。何消美貌似西施。東床正在青春日。大不該。購此如花侍雪兒。自古處家殊不易。豈不防他年夫婦有水差。那時節爭妍研寵。徒貽笑。到不如早早留心在此時。撫院說完。親女笑。莫夫人道。言是女愛嬌姿。相公所論誠非謬。也無妨。留我身。另處安。相公到不要嫌其美貌。恐教尤物移人。我遠嫌他是个失音的。不會說話。要去退還哩。謝公笑道。是個啞女麼。這到大妙。可充我長吉之事。留與兒女用罷。不必退了。

我無非見其大俏作斯云。到莫要反惹嬌兒怨父親。素志雪仙多古怪。奪他所愛不相應。謝公言罷。夫人反覆都由你定計。當下閑談多一會。緊才告退。轉閨門。招呼新婢從相入。來到香房再細論。屏退隨身諸女。挽紙娘一同歸坐小窗。細詢他居扯誰家女。為甚今朝會此身。小姐搖頭言不出。傷心但有淚珠淋。繁才納悶真無奈。只得傳呼侍女們。

吩咐將對面房中鋪設一新。引他去更換衣服。另再梳裝。

一班侍女亂忙。打掃陳鋪對面房。內有姑爺床帳在女裝請問女紅物。

小姐這裏面本有姑爺現成床帳在內。可要換過麼。

千金微笑道。無須。這原是預備姑爺轉日居。惺帳現成休要動。只不過另添鏡匣與釵梳。侍兒幾個稱知道。立刻安排齊備。引那紙娘來入內。着伊梳洗換羅襦。佳人至此真無余暗。裏踏躊躇裏吁。

咳天哪。叫我慕容紙怎了也。

橫福頗仍怪又奇。曉離妓館復青衣。心自苦。話難題。想必那萬惡處連使無連。記得臨行持盃水。硬硬的。逼奴吞下莫遲疑。

那時我正在求不得之際。只認是毒藥砒霜。就一口吞了。

那晚剛剛咽下喉。登時就不能言語。舌如抽。任他們橫拖豎曳。推於轎。有口難言。不自由。絕食本有三四日。因而遍體力全赤。未能擇拒。憑搬弄一霎時。送至高衙太所投。想必將奴來轉賣。恐其身死價錢去。充婢子。作了頭。今我難言下毒謀。這孽生。不遇仍然歸死路。怎好說奴顏婢膝辱泥溝。慕容娘含悲。默默思於此。倚妝台。鏡匣無開。但淚流。幾個侍兒同解勸解。他亂髮。伏枕頭齊呼姐姐。体悲苦。不用焦來不用。

愁你到我家為使女。强如那達門小戶食無周況乎小姐溫存性侍我看來格外優。管取終身欣得所。從今後算你造化樂春秋。

幾個侍兒連說帶笑的。

手

八脚

代他

梳妝了。

又叫

更換衣服

純娘不換淚流珠為的這母服新喪不忍除送過繡衣重撤下那幾個侍兒好笑佳知遇出來乃告千金晚小姐低云且住渠少刻掌燈天已暮中堂晚膳請姊妹謝千金出房陪奉爹和母膳畢方交一鼓初掛念怎來新婢子起身告退轉香房。

口見幾個侍兒正在那廂勘其進膳那女子執定不吃。

煩惱千金謝雪仙自來開導諭良言。有何心事須當記為甚無端飯不餐。在此須知無苦處。奴侍女閨房姊妹一般看。諒你初次曾無曉。吾府上一向寬仁是祖傳。執事無煩同李氏翻羹怒叱劉賓玲羞美食三餐備錦繡羅衣四季全。似那釵利福布女。恁際遇分明平步上青天。何不美。豈非歡。高基翻思把命揭。謝氏千金言訖。自將盃酒邀春纖。純娘無奈來相接。暗道這小姐為人委實貴。我若他家尋了死。豈非有負娘娟。不明不白成何事。有口難言負冤。不若向近殘喘在或蒙天佑復能言伸怨恨表名辭。恁胡秋事一般。想罷之時方進食。各將精饌遞連連。佳人忍着心頭苦。痛淚淮比眼內含。強勉用完一盃飯。起身來助他諸婢撤盃盤。少時小姐歸房去。傳諭純娘也自眠。又令侍兒為照應。相陪共宿對房間。他今日到無知事。爾等周旋無怨言。幾個女環稱曉得。眞小姐好心偏這錯誤無非也是育女輩。甚般勤要這般一個女鬟便笑道。這叫做各人投着各人緣。私言片刻俱分散。四婢分開住。兩邊兩個妝前陪小姐。一雙共伴那紅顏半全打坐。今方習厭聽請裝笑語。吩咐都皆先睡去。他方自雙垂錦帳靜歸寢。人情月娟娟。沈深禮心百慮繽。不說天生超世女。且說苦惱那冤家慕容小姐歸房帳。轉側衾中睡不安。痛的是父母遺骸猶未葬。恨的是兒夫薄倖義全捐。奴同霍女遠難比。彼較秋胡更勝馬。想後思前難合眼。淚珠滴枕頭。邊神思倦漏聲殘。略一朦朧。又次天只得起身梳洗畢。對門來奉美嬪。亦同諸董妝前列伺候。十全貼翠細謝女十分憐弱質。殷勤安慰語謙和。妝成片刻高堂去。安候雙親侍膝前。吳氏夫人含笑問那一個新裝科。等爾心歡也該取個名兒喚汝最聰明想已編。小姐笑而言甚好。那紅妝雖言不語動人憐。孩兒中意深歎愛。想取其名喚雅言。含蓄此人誠口意這名字。母親評論可堪。夫人一笑言甚好。別緻新奇是妙。強侷平常諸使女。盡喚作春紅秋素。討人嫌。娘兒說笑無多刻。撫院公餘到裏邊。小姐問安常禮畢。侍親膳過始辭還歸來。繞閣呼新婢。告與題名叫雅言。無奈純娘來點首。口難出語意淒然。自思亦係儒家女。屈陷今充婢妾班。真使羞新處。必定要護純娘責備嚴。不論尊卑常共坐。無分上下使隨肩。本求達室因郎計。郤倒又碍口。含羞未與言。一恐侍兒同取笑。二防阿母怪。妃偏不如等待郎歸日。始與明言此段緣。謝氏千金存主意。純娘那志這心田。聊自慰。暫相安。趨奉多姣意盡虔。本是溫存柔淑性。雖然培養貌卑謙。因而同輩皆和睦。慕容娘。權自安身伴雪仙。按下一題題一處。要就起京中幾位小英駕。話說文少霞在京邸寓中。一自猜透姜峻壁。即係惠英所拾。真教玉顏對面。愛慕猶深。卻又不敢突然觸破其事。心惹禍端。反悞了佳人性命。

只落得日夕禁思寐。中相見處如癡如醉亂心胸。卻猶如魂飛楚峽三千里。真好似夢繞巫山十二重。乘空隙每欲調情姜峻壁。忘余何
相隨恨有謝春容。時逢三月韶光麗。上國光風迥不同。有那些公子王孫閑玩賞。行到處車如流水馬如龍。携美女挾歌童。酌酒尋芳樂事
濃。是日少霞方寂坐。不言不語鎖眉峰。謝家公子來相見。笑喚文兄道曲衷。

文兄弟看來這一向鎮日假情思。脣脛之顏清減，每咄出自許。好像有甚心事一般，卻是何故？弄玉雖然逐鳳飛，君卻也彩鶯有此早雙棲。進意洽莫情迷，為什麼對此韶光不解顧？今日晴明此花如錦不賞春光也負伊。香士言完相視笑。少霞回笑把題。

文兄休得取笑。小弟這幾日身體有些不快，故此鄙貌稍減，豈為這些心事。
休言尋之上策。小弟上詔三周，博取一命，即蒙天恩之准。小弟心上口口。三

休言春色正無常。我見韶光易逝，加箇意。原來難有解愁心。豈是為如花多才，言訖微微笑。春容又復含歡，謂少霞如兄所言，更是奇了。既不為惠，妹替之。故此種其名，却是因何而起？真不可解矣。

你看娘夫在暮年。亦且是襟懷達樂陶然。弟見他適晚常僕携樽酒。想空去玩賞春光賦妙篇。何況我們年正少。那堪終日悶漸漸。雖然教聖賢立教分陰陽。這而今僥倖成名可暫閒行樂及時無所碍。休這樣終朝鬱鬱悽青年。春溶言罷抬身起。更巾服要去尋芳走一番。文炳觀之微展笑道了聲。失陪請便怒吾意。

謝公子笑道：本意陪兄散悶，兄怎不去？這卻不能偏要強你一往。

每笑嵩嶽美小峰。終日裏宛如女子。躲房中陰將公事朝天子。等閒時不見他身一影踪。吾兄你勿習姪羞為學樣。要曉得男兒氣概要豪雄。休古板。且和同你不行時我不容。言訖上前來執手。笑云且去踏芳叢。少霞真平依然坐。說道是兄請先行第後從。香士笑言吾不信。你不過避我要到後堂中。談心曲話私衷。有一個意合情投妻小峰。說着哈哈為大笑。少霞不覺面微紅。暗思香士何言。此莫非他就裡機關已識風。心下沉吟。隨口微微一笑答春容。

第偶因身子不快。倦於游覽。兄請自去便了。休出戲言。你殿時見我同令妹丈。情投意合。說甚私話休着。

小峰性格故端凝無與。相逢冷似冰。不可言來。苟笑尤如道學老先生。幾曾與彼相投契。怎及吾兄友愛深。何出希奇如此話。算來未免太多心少。震言訖。春溶笑便道。吾兄莫誑言。休認作小弟愚蒙心不敏。難道說各人意態不分明。你見他春風映面。無非笑。你見他喜氣盈眉。再不嗔。每見你偶逢朝時為照應。每見你偶逢影至即超。整峭言無口。兄自殷勤意有情。故此弟心多納罕。久怪你一般郎舅兩看承。論來。彼此人皆失。親誼無非各挂名。為什麼重看小峰輕看弟。其中情理三分欠。說得他文君其實難回答。強笑無非啟口云。

並非取一樣親情兩樣看。豈不知與兄契合係金闕所言照應。妻郎者看的他母舅之情一晚。男隣彼溫柔人幼弱。故而凡事略周旋。何嘗

第十一回

若說青年姜妹之弟到也十分雅重那迂儒天生才貌稱雙絕你我由來總不如不過嫌其人太板故覺得有些不是能居記其向日居

寒舍受訓家嚴共讀書半月等伊全不見真待我尋踪去到妹香居執經問難同研究他總是冷面如冰笑語無佳行為弟實猜詳他不出真教怪僻又迂拘也虧了妹之性格差相仿所以到琴瑟同聲一例符

呀正是自從聖上免朝十日諭旨降後迄今七八矣從未見其出來一次不知在內作甚事情待我進去約他同往外面閒步不知其今日可能賜光也否

言完含笑把身抬轉過屏風向後來文炳見他身入內慢慢的潛隨其後步同陪謝郎來到姜郎處視見妙音半掩閉款步輕輕廊下立現見裏面俏多才只見那小峰卻好坐窗前低首觀書默默然態度端凝如美玉容光豔逸勝新蓮聲寂靜意幽閑旁立看一對如花在兩邊

謝公子看罷輕佯咳嗽姜小峰座中驚起便開言

阿呀我道是誰將人嚇原來是謝兄到此何為無禮潛自入來竊聽小弟是甚意思怎也好戲不成道理了

一壁言時就出房春溶微笑亦登臺呼妹丈告姜郎不必生嗔怪我狂今龍縱然生得美吾須不看那紅妝休吃醋勿裝腔弟豈傾心君約娘爲見滿城花似錦來意是相邀同步玩春先可能高興從詩否偶一闋行諒不妨生作男兒非女子何消隱匿更深藏春溶言訖相錯笑峻壁時間自忖量我道他來因其事原來爲約去尋芳此身乃係閨中女雖作喬妝本宜忘自古云靜女守身如執玉豈與他弟兄入隊戲成行事逢緊要無其奈那便嬉游到外方心下籌思忙啟口道了聲承兄雅意感情長

怎奈小弟這兩日駁體有些不快懶怠出門恕不奉陪兄自便罷

一句言詞尚未完春溶聽得笑生顏稱怪事道奇端怎與文兄話一般到像是兩下曾經相約定不然何故語同然

妹夫果真玉體欠安麼怎不曾聽見姨夫說來小弟有些不快誰哄你不成

言訖回身欲進房春溶攏住立門框笑其古怪兼迂腐有意調之他恐惶峻壁見斯仁轉步回身欲避出深廊謝郎笑趕忙來到修撫心慌

郤未妨簷地裏玉壁被其攀執住登時失色變容无紅飛兩頰嚴威發翠掩雙眸怒氣揚么喝連聲休作戲謝兄你行為何事恁顛狂無道理太荒唐殊非是市井頑皮幼小腔還不快些來放手不然即吾爲絕裾也何妨狀元說着重重怒謝探花見彼生嗔益詐佯有意將他牢執定郤不道旁觀觸怒一丈郎原來那少霞本尾春溶入情門在花影之中暗暗張竊聽二人相問答忽見他謝郎戲執女喬妝不禁煩惱私懷醋一迴身閃出花陰步上廊怒叱謝兄休作戲好好的自家郎舅莫相傷一邊說着忽忽步上前來擘手分開人一雙香士哈哈成獨笑問一聲文兄適在那邊藏吾止要逼令妹丈同游去爲什麼情地行為將彼帮放得小峰身遁去無甚說就央你去請姜郎

文炳道這又奇了他是你的妹夫你惹惱了他怎叫我去相邀勸兄不必學頑皮你總說要去游春趁早些此刻已看時過午不消要作故遲疑少霞言罷通稱請謝春溶不答文若把步移

走到室中。椅上坐下。說道我一團高興。早被你兩人掃去了。誰還去玩甚物華景色。這裡有副棋子。到是與兄手談一局。消遣消遣罷。

話說小峰脫身來到房中坐下。真個是既怒且慚。一腔憤恨。

無言默默頰紅潮脹。轉況思怨氣高。肩斂春山愁。疊起眼含秋水淚。將拋芳意憤。蕙心集我。本身為綺闌嬈。怎被他佻健表兄同扭執。慚愧這無瑕白璧玷。清標恨只恨。千刀萬惡奸心賊。都是他作浪興波禍始招。害得吾無端易服作英豪。遠而今既充男子難多避。弄得個內外無分禮節。淆。妻小峰越想心愈惱。真個是百憂可釋恨難消。忽然間銀屑一破銀牙咬立起來。案上翠將裁紙刀。望着那玉藕一枝平砍去。登時裏血流如注滿衣袍。嚇壞了旁邊一對如花妾。飛步到燕語鶯啼狂叫號。

阿呀呀。狀元爺。你這是做什麼呀。

一邊驚問奪刀。只見他鳳目雙垂淚珠滴。咬緊銀牙答量去。本顏改色閉櫻桃。嚇壞了二姬不覺同聲哭。驚駿堂前雨後臺。不便輕身來入內。齊起身隔門急問二多嬌。

呀。你二人為甚這般的大驚小怪的啼哭下。

二女含悲答應高。說道是少爺二位快來瞧。不知我主人為甚傷心事。忽地裏臂上將來砍一刀。登時就鮮血直流人暈絕。面如白紙氣將銷。二姬言訖重啼哭。一句話嚇倒新科兩俊豪。看時猶自可。文少霞魂靈飛去九重霄。驚惶失措忙移步。到房中觀見如何好處。調只見多才姜峻壁。果然是悠悠閑去倚金交。依柳黛。閉櫻桃。淡梨花顏色憔。半幅袍襟鮮血染。一對兒姣姬扶定放悲號。二人見此驚呆了。文少霞忙向春浴道事由。

阿呀謝兄。你這禍真惹得不小也。

既知你妹夫天生性僻乖。為什麼與他取笑戲訛諧。好端端平空惹出蹊蹺禍。我到要看你今朝怎處教。榜眼言時顏色變。忙叫那二姬止哭慢。悲哀他這是一時急怒迷心竅。且待其痛定應須醒轉來。喚取藥湯為灌救。當下那雙姬答應慌忙措。急忽忽移近正缺前邊去謝公子。駭駭驚驚把口開。

你兩個認不得前頭路。待我快去取來。

一壁言時急出房。如飛來到外邊。打滾水泡薑湯。驚動家人問甚忙。公子對他言不及。取來飛步繞迴廊。家人不解多驚異。隨步同來。看此詳。一見狀元昏量去。齊齊喫喫變容光。老謝安。關心急。問如何病。怎便就一霎昏迷致不祥。莫非急痧時疫症。還當速去請岐黃。薑湯性緩休將。惟言訖回身轉步流。當下謝文皆不識。住其奴僕共驚惶。

眾家奴見主人不答。一時摸不着頭腦。只得立在房前呆看。不說家人驚又猜。那房裡婢姬着急拔金釵。攘他玉齒將湯灌。妻峻壁良久悠悠始醒來。嘆息一聲睜風目。見了這多人。不覺又駭呆。啟朱

唇慌忙詢問。何緣故爲什麼齊列吾房。擠擠挨。小妾雙雙身在此。雨。賢兄嫌疑不避理無該。狀元故作驚疑問。一個個見彼翫回喜滿懷。文炳心中尤自悅。私衷敬佩女賢才。正思問候言無出。早見那香士忙忙走過來。

對着小峰深深一揖。笑道賢妹丈老大。請息怒。吾在此陪禮了。阿舅死。你這叫些什麼話呢。

我本裁書誤一刀。因而醫軍痛難救。几曾使氣行乖僻。休得胡言又放刁。生作丈夫非妾娘。何來如許話多勞。休繁語莫嘮叨。請你抽身出外。察此係內房深不便。那堪男女混相看。狀元言訖微含笑。一同身。走向床前倒柳腰。放下金鈎垂綠帳。謝春容見斯好笑又心焦。起身真氣前廳去。散家丁衆僕僕。不就謝郎多看悶。却言文炳又相撩。見眾一衆人皆去。移步前來問事苗。未便輕將羅帳揭。隔幃低語慰英豪。

賢弟吾看。你一向溫和忠厚。今日怎忽發起這痴獸性來。

既作男兒非女兒。避嫌羞獲似當時。休懊惱。豈厭歡。忍將這父母遺骸傷毀之。素悉弟心准萬孝。兄言且請細詳思。敢祈珍重休煩惱。且起來。紓好傷痕不睡遲。既作堂堂男子漢。這樣行為膚體惹人嗤。因教香士常嘲笑。亦怪你。自己無謀欠主持。丈少霞一片良言殷勤慰。妻小峰安心裝睡並無詞。

文公子說了半日。不見小峰答語。暗想燒一倒身。難道就睡着了。

想必安心不眠人。一霎地那能睡得這般沉。費重不便重煩繁。恐惹姪嗔怒。又生口。得回身來出外。將言吩咐二釵裙。汝雖雙好生伺候休粗忽。看看他背上傷痕淺與深。須以絹納包紮好。切休忽略使風侵。雖然不致傷生命。誠恐刀瘡難即平。二女聞言稱贊得。翰林嘴罷去前廳。看時不見春容在。便問書童左右人。答言因受姑翁氣。想來煩惱卧床。衾枕凌遲了無言語。自向窗前坐定身。暗想狀元妻峻壁。這行程令吾越看越分明。若不是女身抱負松筠棒。為什麼斷臂明斯金石心。守歲閨。勁節如他應少匹。虧士行。無情悔我丈重婚。似這般青風烈志當時鮮。但只恨美滿良緣何日成。卻教我咫尺玉容空縕縕。却教我虛名愛春柱般勤。多才輸范思於此。勾起了無限幽情嘆。哀頓咳。究竟不知這段良緣如何結局也。

雖喜佳人志不輸。良緣中折費躊躇。更加一件憂心處。他的這美色驚人恐不虞。此已更妝非女子。料不能時時歛跡閉門居。適遇其間。瘞玉埋香徒可惜。豈不是仍然折我鳳鸞圖。

枉結此如花美眷好姻緣。眼看着鳳鸞儻難合歡。直使我幾度欲言言不得。真使我數番忍耐耐何堪。空悶然。枉清章。難道教今世甘心就這般。

呀。正是不知母舅心中存何意見。

小峰身係女姣姿。抱羞容。怎好幽情告我知。未識那母舅因何同一路。瞞着我。猶如鐵桶一無詞。難剖解。費猜思。莫非教悔棄前盟。女當兒。若是此意真也好笑了。

古往今來十萬年。從未見誰家以女改成男。惟聞蜀郡黃崇嘏。更有唐時花木蘭。除此二人無別個。想必他姣娃仿古欲為三。可也知。掩人耳目雖容易。可也知。悔我姻盟。卻費難。若要吾美眷中分容隱秘。除非是玉容忽變類無鹽。休妄想。拆良緣。少不得入地昇天。愿要完。默默沈吟多不樂。一聲低嘆腹中言。

吖。正是我自窺破小峰之後。卻不曾對母舅一言。詢其端的。

且待我得便將言密問之。看母舅怎見怎為詞。倘其不棄吾盟約。這個是花燭無妨等幾時。好在雙雙年正少。遲遲那便幫成線。待其風定浮雲散。那時能再結同心亦不遲。假使推轂生別念。卻教休怪娇無知。少不得脩書去告宮臺曉收懸調停璫玉持。吾母從來剛且傲。詳理信看吾母舅怎推辭。

不錯呀。不錯。竟如此辦法便了。

文公子思想想閑沉沉半是愁。頃半是欣喜的他。一點貞心深可敬。愁的這百年良偶怎完成。正當九坐晏晏想。忽然家人傳報云。請得

你姑爺偶然發暈。無甚大病。已經好了。無須施珍。呵封個藥資。打發他去罷。

謝安聽說已和平。舞去醫家勿細云。再叙內室喬扮客。煩惱惱。臥蠻衾。臂傷深重難舒轉。一垂床前服侍勤。輕與他拭去血痕。已能好汗巾繡帶綿層層。雙眸陪伴羅帷裡。下乘怡聲對主人。引得狀元愁變笑。暗是二美忒多情。唔。不是真男子。枉負佳人愛慕心。縱轉不禁興嘆息。自怨這老天造化欠分明。將吾派作裙釵女。其此容才又怎生。口落得時刻耽顧忌。口落得行來到處人安寧。

那謝表兄也不過見我體度姣弱。不似當日木蘭。生得美壯。故每作戲言欺侮之也。

吾今日斷臂原拚命一條。以留清白令名標。適聽文炳良言勸。到使我想到雙親怒亦消。不克成斯金石志。只得個苟延殘息報劬勞。寧闇一世單生我。難因此小節。遂將大孝拋。但口是此地終於難久處。必須要辭君歸去始為高。不獨這春溶好戲行多悔。更有那文炳相猜詰也。大有幾分知隱曲。時時試探故相調。雖然是三生舊約姻緣分。怎奈吾一旦更妝已占鰲。哪還思錦瑟調絃循婦道。惟只願綠衣娛戲效兒曹。亦况乎冠笄更易難為地。更就憂絃亂陰陽。恐禍招修撰芳心思。及此開言便謂二多姣。

二位美人不知老爺何往。怎出去了這半日。尚未歸返。汝等可向外邊望一望看。二人答應出羅幃。取動金蓮向外窺。剛下台階無幾步。早見那侍郎已是醉扶歸。妻清挽定同行走。文炳相從在後隨。扶到室前歸了坐。老侍郎流忙就喚小英魁。

我兒何在快出來。看為父的又吃得大醉也。

我今朝偶步芳塵隨處佳。攜得那一樽濁酒醉能華。歸來不覺酩酊矣。為什麼峻壁深藏不見耶。一面言時隨立起。走的那搖搖擺步至斜。忽見文炳旁觀立錯認孩兒一把拉。

呀我兒原來站在此處。好笑吾幾次出去尋你也。

你可知百壽光陰有幾年。為人樂得興亡休。笑我形骸放蕩時沉醉。最嫌你銳意詩書刻不閒。可曉得為吏為官皆梦幻。豈不知能詩能酒即神仙。你看那世間萬物皆增價。止有這迂闊文章不值錢。言罷閒兒稱是否。輕抬袍袖拍其肩。意得他少霞忍笑言難出良久。姜公仔細觀認出外甥非愛子。方纔放手又聞言。

呀原來不是我兒。卻是賢甥立在這裏。

你二人美貌難分短與長。笑吾認錯好荒唐。到不如卸易服為巾帽。便將汝配我孩兒做次房。也一般宜室宜家誠大妙。即便是陰陽顛倒又何妨。侍郎言訖呵呵笑。文炳時間笑欲藏。急壞房中姜峻壁。暗思那父親飲得醉和狂。到不要此時即把機關露。叫做難怎王弘聽得十分心內急。沒奈何起身忍痛整衣裳。谷慄走步匆忙。立刻抽身就上堂。移步迎前來見父。為什麼今朝醉得這般腔。請爹安。且歸眠罷。到莫教勞碌精神被酒傷。言訖前來親自扶姜公笑喫女才郎。

我兒你道為父的吃醉了。勸吾睡去麻。你見我吃多少酒來。猜着了便自去睡矣。

侍郎說着笑呵呵。峻壁時間沒奈何。只得回言陪笑脸。春風兒強展雙蛾。實因不早該安息。敢說爹爹飲酒多。修撰言時工部笑。方才立起兜鍪。身亂擺布輕腳。俊璧忙將二妾呼。快把枕衾安置好。二妓答應不遲緩。當下姜公走到床前。衣也不解。便身倒睡下。口內說道。賢甥及我兒。且慢去看。我有一樁心事。要商議辦理也。支離酒話作迷糊。嚇得個峻壁時間魂魄無。深恐玄机為泄露。喜幸教言猶未了。已酣呼。狀元始把心花放。煩惱又君暗自呼。

咳我要來母翼醉中探個分曉。不道謠說話時。旋即睡去。這卻怎處。心中煩惱意私猜。轉步床前坐下來。想那侍郎身睡醒。好將隱曲探衷懷。默然注目觀修拆。只見他淡淡梨花首不抬。代父除冠多覆好。放下青羅帳幅。把言開。

表兄你儘呆坐在此別甚。吾父已經睡熟。請出去。好讓我閉門入寢。峻壁相催文炳行。少霞微笑故停留。叫聲賢弟何其倦。此別謙樓始起更。在此何妨權略坐。省得我神飛意亂。要難成。愚兄不識為何故。這一內抑鬱襟懷十二分。端為那秋水伊人雖在邇。怎奈何巫山夢斷隔重津。少霞言訖微含笑。目視妻郎萬種情。意得小峰益更怒。怫然變色便開聲。

表兄所說成何言語。難道你也被酒在此說醉話不成。

吾與你姑表無非兄弟。怎將此離愁客况吐衷腸。真堪笑。實荒唐。說什麼秋水伊人天一方。此去嚴陵殊不遠。思表嫂無妨接取到京邦。何消寤寐勞遐想。似這等望斷巫雲引恨長。可記微之貽內句。挈妻子相從到處是家鄉。恁胡言。無勞對我旁人說。誰識孤羊九曲腸。快請起身出土罷。莫學那謝光好戲。致情傷。少靈一笑稱何歟。兄卻從無學謝郎。實為有愧心腹事。欲同母舅一相商。

故在此少坐片時。等母舅酒醒了好說。

常觀母舅醉扶歸。坐深宵。你在床前作伴陪。今日算來天尚早。為何如此急相催。若還賢弟精神倦也。無妨請自安眠。偃錦幃。玉臂摧殘宜保重。莫教夢之夜風吹。可憐母舅方纔語。我今宵婦職權放代子。為擡眼言之含笑面。狀元煩惱鎖雙眉。不來答理文公子。一回身鑽入觀幃。羅帳垂。自向裏床盤膝坐。床前失笑一笑魁。因其侍妾雙雙在。不好前來揭帳籠。恐怕小峰為變臉。反教惹得失光輝。無言默自呆呆坐。耳聽銅壺玉漏催。傍二姬旁侍立。十分困倦但損眉。伺之良久難熬忍。只得將言促一同。

文公子夜深極矣。請出去罷。好讓妾等關門歇息。

主人傷臂欠平安。晚膳方纔也未餐。休得這般惡取笑。為什麼無端坐此聽更殘。即來移步前室去。有話何妨明日設二美相催言及此。文君不覺笑生顏。心中暗想其言是真。果住人持寶單。今日王谷丰彩減。到不要深宵有累受春寒。沉吟只得抬身起。便向雙姬諭一番。

吾只因有句話說。故生此等老爺醒。承原請你主人自安置去。無用相陪。

誰叫你主人故意執拗堅。反累了一位相陪這半天。既道此言吾且退。好讓你主人將息去歸眠。查底裡究根源。姑待來朝令旨延。言訖雖然移步出。自持明燭到前邊。春溶久已安身睡。聽門響驚醒慌忙就問言。

文兄你從裏面做什麼。直到此刻方來。

滿口支離話不清。拉着我因而嬾到此時辰。吾兄幸未當時見。那光景哭殺還愁不可禁。文公子一壁言時忙就寢。宵來無話表明天。

吾兄不知到也罷了。母舅今日真醉得十分也。

聞說那娘夫吃得醉如泥。吾本欲霞照堂中去望他。為怕妹夫多古怪。恐防又復惹嫌疑。少靈聽語微微笑。便向春溶道是非。話說妻公次日絕早醒來。昨夜所說之言並不記憶。盡已茫然忘了。

起身梳洗整衣冠。自有姜清侍主前來到中堂身坐定。看時不見小英賢。慌忙就把孩兒喚。此刻因何尚自眠。峻壁床中低答應。隔門又問

父親安。

兒因昨日受點微涼。今覺有些不快。故未起來。爹爹昨宵過醉。今可安否。

姜公聽了皺眉。生好好因何體不安。皆為貪涼衣怕着。冒了那春風尖利受深寒。遂須請個醫家視。散去風寒使草痊。峻壁房中言不要。爹爹但請把心寬。孩兒只為思家切。挂念娘親。認是多牽掛。結於胸常不快。若得個一朝歸去。便安然言之。不覺聲悲哽。有話難云意自酸。工部富時方欲答。早見那少霞香士到室間。各皆問候。船身見姜侍郎。命坐暖被。美少年。